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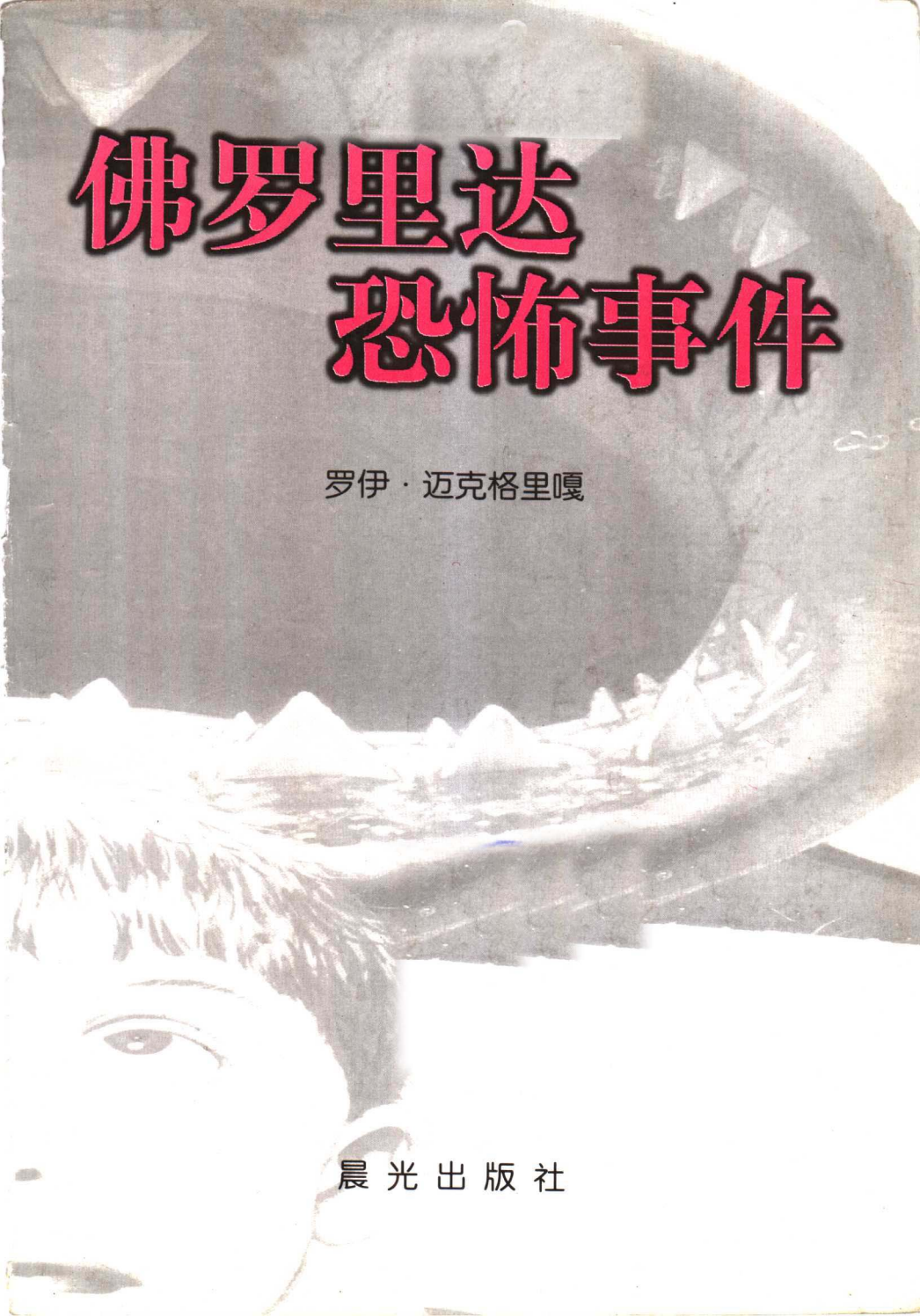


猫 头 鹰 丛 书

佛罗里达 恐怖事件

晨光出版社

佛罗里达 恐怖事件



罗伊·迈克格里嘎

晨光出版社

Terror in Florida

Copyright © Roy MacGregor, 1997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Canada)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1999

Chinese copy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1999—012 号

版贸策划 崔寒韦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李晓霞

责任校对 刘 洁

封面设计 李 斌

猫头鹰丛书

佛罗里达恐怖事件

罗伊·迈克格里嘎 著

云南新宇翻译公司 翻译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25 字数: 70 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 - 5414 - 1716 - 5/I·150 定价: 4.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猫头鹰丛书

平静湖之谜

斯坦利杯失窃之夜

猫头鹰队北行探险

冰球营的谋杀

瑞典绑架

佛罗里达恐怖事件

魁北克城危机

猫头鹰队之迷路

1

特拉威斯·林德塞总是重复做着两个梦，这两个梦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在第一个梦里，他住在祖父母的小屋中，小屋旁的湖水总是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每当他早晨醒来，湖水会全部干涸，只剩下一些古怪的小水塘和湿滑的稀泥，就像有人把浴盆的塞子拔掉了，而这个塞子就在湖底的中央。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无需借助橡皮脚掌和潜水面罩，他就可以在湖底漫步，收集丢失的诱饵，甚至有一次还发现鲑鱼究竟有多大。

特拉威斯的第二个梦是关于冬季消失的。在特拉威斯的家乡，每年的二月底或三月初的某个时段，突然间，所有人都会变得对冬季无比厌倦，包括特拉威斯和其他猫头鹰队队员。某天清晨起床后，你发现自己不再期待训练和周末的锦标赛，却开始向往着春

天：第一只知更鸟，河水解冻后第一次流动的声音，透过积雪的第一阵泥土气息，以及你能够脱去冬装和靴子跑到户外去的第一天。

在第二个梦中，他会让冬天消失不见，这种情况总是即时的出现。特拉威斯醒来时——至少他梦见自己醒过来，鸟儿在枝头叫，肥料的味道从城边的农场中散发出来，威尼·尼什卡瓦会用小石子打他的窗户，让特拉威斯出来和他一起玩耍。

然而这次，特拉威斯关于冬季消失的梦有点不同。它真的发生了！不仅发生在特拉威斯身上，还包括尼什尔——正在特拉威斯身旁打鼾消磨时光；戴塔，正在争吵；还有拉尔斯、詹妮、德米特利、安迪、高蒂、杰西、德瑞克、威利、杰里米，甚至还有莎拉·卡斯贝森，她坐在特拉威斯后面两个位子，还有威尔森、法赫德、西蒙·米利肯——猫头鹰队最小的队员——甚至比特拉威斯还要年幼。尼什尔总是抓住西蒙的弱小不放，并冠之以一个可怕的绰号“小鸡米利肯”，值得庆幸的是尼什尔现在睡着了，否则这种时候他必然又会扑向西蒙。

猫头鹰队队员们都塞在一辆校车里，每人都占据着一整条座位，以便于能伸展开来睡觉。老教练马克也在车上，他坐在前面，正沉溺于一本厚厚的书，以

至于特拉威斯怀疑他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离开了加拿大正在去佛罗里达的半路上。已经在奔向夏日的路途上！在奔向迪斯尼的旅程中！

学校一开始放春假，猫头鹰队就由球队经理迪林格先生驾车启程前往佛罗里达。特拉威斯知道尽管日历上还是三月，但天气确实已经不像三月了。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却像是过了整整一个月。冬季就这样溜走了。现在他们已能看到田野里的青草。

租来的校车尽管行驶得缓慢，车厢里也嘈杂和不舒服，但却非常便宜。货车上塞满了冰球和宿营的设备。宿营，马克强调说，是另一种能为他们省钱的好途径。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春假锦标赛，其间要在奥兰多、佛罗里达举行比赛，另外还有三天专门从迪斯尼乐园路过。并且，如果打进了决赛，他们就有机会到壮观的冰宫——全国冰球联赛的坦帕湾莱特宁的室内冰场，为冠军的荣耀而战。

“该死的车站！”迪林格先生从巴士的前面嘟哝着。

“该死的……车站！”

特拉威斯身边乱哄哄地爆起了一阵喧闹声，甚至还有人鼓掌。他们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如果

● 猫头鹰丛书

迪林格先生没有吐出他那出了名的“该死的车站”，那这旅行就绝对不能成其为冰球队的旅行。

迪林格先生的光头在闪动着，他猛打方向盘，巴士突然转上了通向“边界之南”的出口，这是一家位于95号州际公路的大饭店兼购物商店。

队员们下车时，迪林格先生站在车门旁，手里拿着一大卷美钞。猫头鹰队队员尼什尔第一个下车时——自然是睡眼蒙眬，跌跌撞撞地一下冲进了温暖的空气中并惊诧于停车场的太阳光，迪林格先生问道：“你知道什么是每日津贴吗？”

“什么？”

迪林格先生自己解释说：“在全国冰球联赛中，”他大声说道，这时其余的队员也陆续下车了，在明媚的阳光中眨巴着眼睛，“只要是在路上，每个队员每天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就是每日津贴，尼什尔，你们可以用这笔钱做你们想做的，无论想做什么。”

“有多少？”尼什尔急切地想要知道。

迪林格先生向尼什尔挤挤眼睛，半带开玩笑地说：“55美元。”

“太太……太棒了！”尼什尔说，他的情绪感染了站在旁边的戴塔。

“然而，孩子，你还不是全国冰球联赛的队员，

尽管如此，我们每个猫头鹰队队员每天还是有 5 美元的。”

“太好了！”，猫头鹰队队员异口同声地喊道。

他们排着队等待着，迪林格先生依次给队员们分发钞票。

“我们能用这张钞票做任何我们想做的，对吗？”特拉威斯伸手去拿迪林格先生递给他钱并问道。

“不，不能，”迪林格先生说，看得出来他颇有感触，“你可以用这钱做任何能做的事，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攒起来，或存入银行，或者你没能一下完全愚蠢的花完——我们将送你回家，因为你作为猫头鹰队队员已经有太多责任感和过于成熟。”

“现在去那个商店，把它花在某种愚蠢的东西上。”

尼什尔花了大约 30 秒钟才想清楚这个玩笑的中心，他决定从字面上遵从这个指示。迪林格先生需要的是愚蠢，他就变得愚蠢。

他说服戴塔把钱花在“热胶母”上，说服威尔森买一种叫“玩恶心”的橡皮泥，它看上去像人呕吐后的呕吐物。尽管如此，尼什尔还是不满意，他又去搜寻更多的没用的东西，而把戴塔和威尔森留下买那些尼什尔提议的东西，要知道如果不是尼什尔，他们是

绝不会把 5 美元花在这些东西上的。

特拉威斯在一旁看一些能搞笑的陈列品：一个手动电铃，一封从信封中拉出来像一个捕鼠夹的信，一个中国产的手指套，以及一副变牌戏的牌，这里没什么是他想买的。

突然，尼什尔出现在他的身边，嘶声喊道，“把你的 5 美元给我。”

“什么？”

“我需要你那愚蠢的钱，该死的钱。”

“买什么？”

尼什尔只是看着特拉威斯，摇摇头，“过来。”

尼什尔一只手扯着特拉威斯的衣袖，带着他的朋友走下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通向一个后面的货架。在那儿他伸手拽出一件看上去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的东西。

“你想买一副眼镜？”特拉威斯问，尼什尔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这也太愚蠢了。

“它们不是普通的眼镜，”尼什尔嚷嚷着，他小心地举着它们，仿佛那是钻石造的，“它们是 X 射线的透镜。”

“什么？”

“X 射线，你懂吗？，透视的那一种，可以透视泳

衣一类的东西，你清楚我的意思吗？”

“你有毛病。”

“我没毛病，只是少5美元，你同意吗？”

“你不是认真的吧！”

“绝对是认真的，现在把你的5美元给我吧。”

特拉威斯把手伸进衣兜拿出了5美元的钞票。他非常清楚买这种眼镜是非常无用的，但他还是把钞票递了过去。尼什尔接了钞票，咯咯傻笑着，然后迅速到现金交纳机那儿去了。

问题的症结是，特拉威斯告诉自己，迪林格先生说过，如果没有完全把钱花在那些无用和荒唐的东西上就别回来。

2

南行剩余的时间里，尼什尔都在骚扰可怜的西蒙。在第二个蘑菇型的商店里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让自己的口袋里塞满了纸巾。他一直等到西蒙打盹的时候才开始忙碌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在西蒙旁边的位子上铺了几块棕色的纸巾，然后拿来一瓶水洒了少许在纸巾上。把威尔森那令人恶心的橡皮仔细地放在湿透

的纸巾上。接下来他又拿了两张纸巾浸湿后盖在恶心的脏物上。于是，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有人试图把令人恶心的脏物拿走。

然后尼什尔真的开始忙碌起来。

他把那瓶水喷在自己脸上，拿出一块纸巾弄湿后一半粘在皮肤上，一半粘在衬衫的正面。做完这一切后，他转过身向着西蒙，做出一副病蔫蔫的样子，然后开始呻吟。

“噢……噢……噢……噢……噢……噢……”

西蒙在位子上轻轻地动了动，有点醒了。

“噢……噢……噢……噢……噢……噢……”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尼什尔更卖力地扭动，更大声地呻吟着。

“噢……噢……噢……噢……噢……噢……”

西蒙的眼睛眨巴着睁开了，视线转向尼什尔，再眨了眨眼睛，尼什尔扭曲着呻吟着。

“噢……噢……噢……”

西蒙突然跳了起来，向下看了看他们座位之间，脸立刻变白了。

“尼什尔吐了。”他大叫道。

威尔森马上行动起来，“噢，上帝！”他从座位后面站起来，叫道，“他的确吐了。”

西蒙伸出手来，几乎被吓坏了，小心地触摸了一下尼什尔。

“尼什尔，你没事吧。”

尼什尔睁开眼睛，“噢……”他又开始大声地呻吟，“噢……”

突然，尼什尔抓住了可怜的西蒙，眼珠翻动着，嘴大张着，好像随时有可能吐到西蒙身上。

“帮帮我！”西蒙大叫着跳得远远的，爬到前面干净的座位上，坐在戴塔和安迪身边，戴塔和安迪低头吃吃地笑。

尼什尔开怀大笑，湿纸巾依然粘在他的衬衫上，他站起来，像小鸡一样咯咯地叫着，扇动着胳膊。

“咯咯咯……咯咯咯咯……”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西蒙，甚至特拉威斯也有点儿忍不住，毕竟，这太有意思了，然而，这也是那么的残酷。

莎拉从头至尾都没有笑，忽然莎拉伸手从座位上把橡皮呕吐物拿起来，然后尽可能多的往尼什尔张开的嘴里塞去——多得绝对超出了你的想象力。

“啊——”尼什尔忙着往外吐。

“尼什尔要呕吐了？”莎拉温柔地问道。

“没错，”尼什尔吐着，用一块纸巾擦着嘴，“你

为什么这样做，开玩笑？”

“让你尝尝自己的恶作剧的滋味。”莎拉说。

“可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尼什尔说，听上去好像他才是受到伤害的那个人。

“很好。”莎拉说，“下次有人在你身上开同样的玩笑，我们都会笑的。”

“现实一点儿吧！”尼什尔嚷道。

“你快点长大吧！”莎拉挖苦说。

余下的旅程平静地过去了，尼什尔自己生闷气，莎拉和西蒙在玩纸牌，特拉威斯打个盹醒了过来，注视着窗外。

莎拉指责尼什尔时，尼什尔曾瞪着特拉威斯，特拉威斯知道他的朋友在寻求支持。但他感到自己对尼什尔的辩解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尼什尔毕竟是一个好演员——他看上去真的要呕吐了。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他真的想搞恶作剧，应该在所有人中进行，否则不但不好笑，而且令人生厌。尼什尔的确从西蒙到猫头鹰队后就盯上了他。

突然，迪林格先生鸣响了喇叭，一声，两声，三声，悠长而嘹亮。

“州界，”他转身说，“我们进入了佛罗里达。”

“太好了！”整个巴士都在欢呼，像是一个人发出来的。

“我们终于到了。”戴塔喊到。

“我想遇上古菲。”（古菲：迪斯尼动画片中的小丑。）
尼什尔大声嚷嚷着，他的情绪又好起来了。

“自己照照镜子就行了。”莎拉回敬说。

3

在佛罗里达的第一天根本没有时间去参观迪斯尼乐园。事实上，他们到达离迪斯尼最近的城市基西米时天已擦黑。迪林格先生宣布他们越过了州界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离目的地仍有四个小时的路程。

迪林格先生做了安排。阳光州营地专门辟出一片地方给猫头鹰队和其它想以宿营来省钱的家庭。马克和两个助理教练确定帐篷竖在哪儿，哪些人睡一顶。特拉威斯和尼什尔一同分在林德塞家的大而有点旧的帐篷里，另外和他们分享这顶帐篷的还有拉尔斯、戴塔、安迪以及西蒙——这太出乎尼什尔的意料了。

“林德塞，”马克念名单时吩咐说，“你同时也是

这顶帐篷的队长，所以你要时时留意尼什卡瓦，明白吗？”

特拉威斯点点头，他怎么能不留意一个总是成为众人注意力中心的人物呢？

很快，他们竖起了那顶老帐篷，把各人的用具搬进去并把充气床垫和睡袋拿出来放好。特拉威斯胸腔中已满是帐篷中的一朵玫瑰花带来的可爱的，稍有腐味的夏日气息。特拉威斯最喜欢的运动是滑冰，其次就是野营。透过帐篷渗进来的雨腥味，风掠过树梢的声音，这些都是他每年野营都要碰到的，生命的奇迹存在于每条小溪、池塘之中，甚至还有海滨。

“蛇！”尼什尔尖叫道。

“什么？”特拉威斯非常紧张，“在哪儿？”

“那儿，西蒙的睡袋下。”

一条大蛇的头从西蒙的蓝色充气床垫下伸了出来。

“让我出去。”尼什尔尖叫着，连滚带爬夺路而逃。

特拉威斯也出于本能退缩着，佛罗里达不是没有毒蛇吗？这是一条蝰蛇还是一条响尾蛇。

西蒙僵住了，刚才他正在翻弄睡袋，而现在他站在那儿，脑子里一阵空白。也许只是一个蛇头，特拉

威斯想，他的心愈跳愈快。安迪朝着门站在帐篷最远的地方，看上去似乎吓坏了，拉尔斯已经到了帐篷外面。

特拉威斯又看了一眼那条蛇，它没有动弹，甚至没有吐信，而特拉威斯知道吐信是所有蛇都会用来探测周围环境的行为。他突然冲上前去，伸手抓住蛇并把它扔到帐篷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橡皮蛇。”他大声宣布。

他能听见尼什尔在外面带头开始大笑起来，“咯咯咯咯……”

尼什尔扇动着双臂走来走去，像一只笨拙的小鸡，安迪和戴塔把那条扭动的蛇抛来抛去，这肯定是安迪的五美元在傻子商店里换来的东西。

“有趣极了！”特拉威斯说着走出了帐篷。

“我也这么认为。”尼什尔挑衅说。

特拉威斯摇了摇头，有时尼什尔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接下来又会变成一个大笨蛋，他似乎从来都不知道在太过分之前何时该打住。

“别再捉弄西蒙了，行吗？”特拉威斯说。

尼什尔行个礼，“是，长官，林德塞先生。”

清晨的阳光洒在帐篷的帆布上，特拉威斯已感觉